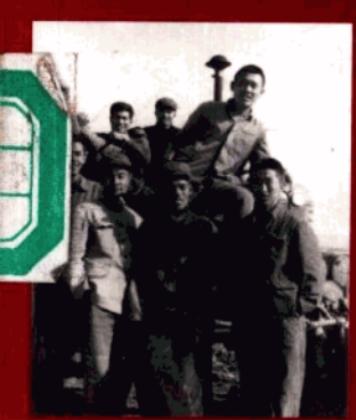




西藏岁月

XIZANG
SUIYUE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西藏岁月》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丹 增 陈汉昌

主 任：杨 松 肖怀远

副主任：乔元忠 冯建立 张永发

委 员：马丽华 石建华 田大刚 刘庆慧 孙月霞

李运熙 吴雨初 何敬仁 张跃平 陈 锦

陈正荣 陈杰昌 范向东 韩 波

主 编：张永发

副主编：马丽华 陈正荣

内容简介

七十年代是全国大中专毕业生进藏数量最多的年代，超过了五十、六十、八十、九十年代数量的总和，仅1976年即达2000人之众。进藏后，他们大部分分配到基层，几乎深入到西藏所有的县、区，有一部分人甚至于一段时期内在农牧区插队落户，“不拿工资拿工分”。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的工作、生活、事业、爱情情况如何？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本书70多位作者为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作者中既有当时全国宣传的学生典型，又有知名度颇高的专家、学者；既有担负领导责任的各级干部，又有一直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他们有的已调回内地，有的依然坚守在西藏高原。从他们朴实的笔墨中，人们可领略西藏的神奇，阅读亮丽而悲壮的人生，聆听特殊年代一代人的心灵独白和奋斗足音，感受一种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青春。



责任编辑：马郁翠

封面设计：翟跃飞

目 录

1	卷首语
5	我思绪纷飞的西藏 /子 文
9	雅鲁藏布江畔的矿区 /于志宏
13	怀念建新 /万有全
18	诗化西藏 /马丽华
25	忆安多之生活和工作 /马连义
33	苦涩旅途 /王 云
39	在墨竹工卡县当教师 /王大奔
44	刻骨铭心西藏情 /王志侠 姜学岩
54	我在藏东三江边穿行的行装 /王传法
58	芒康短章 /王桂芝 郑玉海
61	走近中不边界 /邓和平
66	与珠峰对话 /卢小飞
69	雪域情深 /叶小纯
72	曾经的伙伴 /田大刚

78	诱惑 /代欣言
83	西藏，培养我成长的地方 /兰志明
86	太阳 /任思淑
89	拉孜往事 /刘莹
95	神湖边的毛皮坊 /刘文华
99	进藏途中 /刘庆慧
103	阿妈益西卓玛 /刘贵云
106	休假小插曲 /刘继荣
111	登上杰马央宗冰川 /汤己生
116	记一次牧区调研 /许敬先
119	遥远的聂拉木 /孙国友
126	下乡散记 /苏 琳
129	往事 /李文全
132	人在藏北无人区 /李双焰
138	珠峰脚下二三事 /李克明
148	西藏的山与我 /李运熙
152	吉隆情结 /李炎星
160	不泯的亲情 /李桂莲
163	躬耕于西藏大地 /杨 松
171	七十年代，梦中的青春 /杨世君

- | | |
|-----|-------------------|
| 180 | 沙河陷车记 /杨春庆 |
| 183 | 当四轮太阳同时呈现的时候 /杨晓渡 |
| 187 | 仆仆风尘人犹在 /肖干田 |
| 191 | 墨脱日记摘抄 /肖怀远 |
| 203 | 眷念西藏 /吴秀莲 |
| 206 | 在麦地卡区当文书的日子 /吴雨初 |
| 214 | 柳园 /宋长刚 |
| 217 | 马泉河畔 /张 捷 |
| 224 | 那个多雪的春天 /张永发 |
| 235 | 陈塘风景 /张其贵 |
| 238 | 哦，扎尼玛 /张彦丽 |
| 249 | 缘份 /张常红 |
| 253 | 安得广厦千万间 /陈 锦 |
| 257 | 在生命禁区的六年 /陈正荣 |
| 269 | 边地仲巴 /陈思桦 |
| 273 | 青春流淌的草原 /林 政 |
| 280 | 难以忘却的记忆 /范小建 |
| 287 | 琐事漫忆 /范向东 |
| 299 | 下乡趣事 /昌宝华 |
| 302 |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 /郑尧坤 |

- 310 过年 /赵长远
312 两进嘉黎 /赵志廉
318 初做编辑 /赵根法
326 愧对亲情 /段胜前
330 列山考古 /侯石柱
337 当了一回光明使者 /姜 卫
342 遭遇险情 /祖发厚
346 永恒的诱惑 /秦文玉
351 风雪阿伊拉 /袁杰
357 在作物种质资源研究领域耕耘 /顾茂芝
361 西藏 /晓浩
366 永远的圣地 /徐筱熙
369 不散的筵席 /高叶梅
383 赴藏日记 /黄绵瑾
396 阿里漫忆 /曹羲奕
405 记忆中那一段岁月 /鲁西科
410 在措果 /谢白羚
429 此情悠悠 /鄢然
440 朗秋生活 /翟利军
449 飞来凤 /熊忠彦

- | | |
|-----|-----------------|
| 460 | 讲述阿里的故事 /薛晖 |
| 470 | 南木林，我心中的眷恋 /薛乃光 |
| 474 | 编后记/《西藏岁月》编辑委员会 |



编委会主任 杨松 编委会主任 肖华达

卷首语

“隔着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光之河，您是否回望到进藏路上那一群群热血青年的行旅？如今银丝渐就斑白了鬓发，追忆过去的岁月，历数从青春时代走来的足迹，那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往事，刻骨铭心而无愧无悔。我们付出，我们获得。丰富的是生命，成熟的是心智。作为永远的第二故乡的西藏也将不会忘记我们的努力和贡献。无论您现在何方——在西藏，在内地，这一回顾能不使您有动于中！要是您因之感动了，请把您的所感所忆记述下来，汇集到《西藏岁月》中，作为自己在西藏岁月的总结和纪念，同时留与同年代、同命运的人共勉，并激发起更多的人对西藏的爱恋。”

这是《西藏岁月》征稿启事中的一段话。真的，当初，策划《西藏岁月》一书的编辑时，我们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之中。我们不知道此事在七十年代进藏大中专毕业生中会有什么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西藏岁月”这几个沉甸甸的字，一定会撩起他们心头的思绪，翻动他们胸中的激情。

七十年代，应该说是西藏在吸引人才问题上相对不太困难的年代。这一时期进藏的大中专毕业生，超过了五十、六十、八、九十年代进藏大中专毕业生的总数。仅1976年一年，进藏学生就达2000人。滚滚车轮，腾起青藏、川藏、新藏路上滚滚烟尘——那该是一个何等壮阔的场面啊！尽管这一群人当时印有那个特殊年代的深深的烙印，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理想、热情、勇敢以及对共和国的忠诚呢？

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是谁招呼了一声——
人往高处走呵
这一群人就这么来了
哦兄弟！我们这一群

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这一群人就这么单纯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来了。他们告别故乡和亲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风雪高原。作为西藏建设的一支力量，他们从此加入了已经经过二十余年考验的西藏进藏干部队伍的行列。而加入这支队伍，也就意味着从此要象“老西藏”那样“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我的兄弟！你去草原
去了整整一个世纪
季风已修改了你的性格面容
眼角被刺出了作为草原人的纹章

你以盘膝而坐的牧民姿势
给我描绘从此属于我的草原
说那里不适宜于乔木和灌木的生存
人类是草原上个子最高的生物
你含笑说，寂寞也是美悲怆也是美
说这话的时候你象个哲人

岁月悠悠。转眼间，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一代人如今早已过不惑之年。西藏的锤炼，使他们少了些幼稚但依然珍藏着幼稚中的纯真，少了些热烈却仍旧保留着热烈中的虔诚。在烈日下、狂风中、暴雨里与西藏苦苦厮守的日子里，他们执著地体验着青春和生命——那是一道最高高度上的人生风景线。

还有什么可说的，兄弟
只要我的那轮太阳
每天每天从草原那端升起
只要我黄金的八月
每年每年如期而至
只要雪野中还有蹄痕
——只要草原上有黄有绿
兄弟兄弟，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心已系在西藏，魂已系在西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与西藏结下的情结，永生永世都不可能解开；他们已沉积在血脉里的对西藏的爱，任何情愫也再不会将其替代。西藏因拥有他们而多了一些浪漫的故事，他们因选择了西藏而有了一段幸运的际遇。

不信佛，但我喜欢观世音
喜欢她慈悲而玄秘的笑容
喜欢猜测那翘起三根指头的含意

那含意是偈语暗示了某种命运
我想我猜得不错不知你是否也明白
哦兄弟，那是在说——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哦，刻骨铭心的西藏岁月，无愧无悔的西藏岁月——对于七十年代进藏大中专毕业生来说，不管他（她）现在仍在西藏还是已离开西藏，你什么时候都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是他们记忆屏幕中最艳丽的、最圣洁的亮区！而对他们中已经将青春和生命融化在西藏土地的人，你将是他们人生评价因素里的最高价值量和最值得讴歌的华章！

如今，反映七十年代进藏大中专毕业生在藏生活和经历的《西藏岁月》一书就要出版了。我们总以为，作为书名的《西藏岁月》仅仅是一个书名而已。而实际上的西藏岁月才是一部书——一部包含着丰富内容的、透射着人生哲理的厚重的诗集。

那么，就让我们再次打开它——

阅读山野阅读风沙阅读生生死死

————是不是该化成诗句呢————

我们就融入这部愈来愈厚的诗集

注：以上诗句摘自马丽华的诗《总是这草原》



雪山 李运熙摄

我思绪纷飞的西藏

子 文

黄昏临近，乌云漫涌，我骑一匹没有鞍的光背马出了山。山坡下面，已看得见蜿蜒的公路。回首望去，山口飘舞起漫天的雪花。西藏东部大山深处的小村子，从此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那是1985年的夏季。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手背上冰凉的感觉。

这些年来，我在西藏当记者，业余也写点小说什么的，大山江河之间走东窜西，足迹几乎踏遍西藏。在拉萨我那间宽敞的居室里，东面墙上有一幅百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上面圈圈点点许多铅笔的痕迹就是我走过的地方。空闲下来，凝视地图，在瞬间

我随纷飞的思绪又进入某个铅笔勾画的圈里。时间随之消弥了始终，生命随之再一次短暂地轮回。细密的沙砾在我脚下铺展，柳林间鸟雀鸣叫，似曾相识的村民向我招手：嗨，回来了！

西藏是个泛神的地区，从更高的空中俯视西藏高原，才能感受到这片山地的宽阔。坐在飞机上，从舷窗向外看，云海中突兀一座座白色的雪山。那种感受如同站在巨幅西藏地图前，一瞬间感到自己的巨大和富有。邈邈乎，浩浩乎，天地尽在眼底，豪气进出胸口：吾即神也！

长而久之，我理解了高原居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和在高原任何严酷环境中的那种悠哉闲哉的乐天性格。

但是我一旦走进高原，立即便被那高大无比、连绵的山峦包围。无尽的群山时刻伴随着我，仰视蓝天下的雪山，不能不相信它那超凡的、使人无法企及的神性。于是眼看四处的信徒络绎不绝地赶到某座神山朝圣，也不足为奇了。这在西藏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没有对神山圣湖的崇拜，反而不成其为西藏。我想这恐怕也是许多文化人向往西藏一游的原因。在物质文明日趋发达的内陆和沿海地区，大自然的人为色彩和拥挤的人群，反衬出西藏高原的壮丽和纯净。

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使西藏在环抱的群山中保持一种“原生态”。它那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态延续至今而少有变化。在西藏山区一些农人家里，无论酥油桶、火塘、墙上的牛皮绳，或者农人身上羊毛编织的氆氇袍子，千年前如此模样，千年后亦如此。在特定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下，工具、服饰、民居大多凝固于一种模式。这种凝固使时间在这里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大山江河的永恒性和不可战胜，使人短暂的生命无足轻重，因为轮回的来世，如黎明的太阳令人向往。西藏有无数的节日，人们在林间草地河畔尽情地喝酒唱歌跳舞，已成为西藏独特的人文景观。

这种凝固，使懒惰的奥勃洛摩夫在西藏比比皆是，我在西藏悠哉闲哉的日子里也变得懒惰起来。在拉萨，坐在阳光灿烂的窗前，抽着烟，翻看报纸杂志或是随便一本书，悠然之中，思绪飞出窗外。西藏创造出一种艺术化了的懒惰，短暂的生命在永恒之间达到了一种最美妙的和谐。经文印在布上，让风掀动，代替信徒去念枯燥的经文，于是，飘扬的经幡，呼唤过往的神祇，转动的经轮替信徒念诵经文，喃喃地念上一句六字真经，便可与佛界、与神祇沟通灵性，沟通一百年、一万年甚至更长的过去与未来。心中求佛，又何在乎形式？西藏人对信仰的执著，展示的是人类顽强的精神。于是，人的勤奋和努力令人惊叹地在这里达到一种极致，无论冬秋还是春夏，朝圣的信徒行走在浩瀚的大山之间，走啊，走啊，匍匐下去再爬起来，向圣地拉萨叩进，一月、一年，时间长短都无所谓，只要指尖能触摸到大昭寺门前那光洁的长石。因为他们坚信，这种虔诚的方式，可以得到来世的幸福。

职业的原因，我时常乘坐波音飞机从西藏直抵北京。都市的喧哗躁乱使我这个来自高原的“牧民”变得迟钝起来。每当乘车经林荫道进入街区，高楼林立，车流如水，纷飞的思绪立刻又掠回到宽阔的草原。眼前总是闪烁苍黄而少有植被的山峦、闪亮的湖泊，湛蓝的天空下是清亮的河汊和绿色的草场，挟着沙砾的风扫过坚硬的公路，一大群牛羊在路边的草地奔跑。

我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两个世界。

前不久，我还在北京，数日后，我便驱车在风雪弥漫的藏北大草原，走进牧人的帐篷，喝着热滚滚的酥油茶。都市生活如同海市蜃楼般清晰地成为印象。1985年从藏东回到拉萨，坐在三星级假日酒店豪华的咖啡厅听轻柔的音乐，似乎一个月前的经历还在梦中。那个西藏东部小山村刚刚结束父系社会形态，可以说是新中国的革命使其跨越了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的变迁，几百年

的经历对个人而言是漫长的，而我有幸在短短的几天中获得这种经历，我有幸在当今中国的两极生活。这种反差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西藏，使我对时间观念淡漠，生命似乎也在此凝固。虽不时有宏伟的构想，想在任何方面发展成为专家，但光阴荏苒，年华流逝，我惭愧人生依然如旧。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说《日出日落》，写“我”是一个走遍世界的登山家，但唯一未征服的就是珠穆朗玛峰。“我”在珠峰山脚下找到一个向导，请他带路登珠峰，他却以为，跨过那座最高峰，就同日出日落般再容易、再自然不过了。他可以随意放牧牛羊走上顶峰，愿意的话，还可以从山的这边越到山那边异国小镇，替情人买块丝织的头巾。

在西藏，我已获得这种精神，任何大山对于我来说都无所谓，只要我愿意，想要过去，那总是能过去的，直到现在，我还这么想。

子文，本名刘伟，男，1955年生，重庆人。毕业于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1970年进藏，先后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人民日报驻藏记者站工作。1995年返回内地，居住北京。现任人民日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